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孝經衍義卷二十九

天子之孝

課農桑

臣按經文言五等之孝既畢即發天經地義民行之旨所謂天經者邢昺疏以為日月星辰以時轉運於天所謂地義者邢昺疏以為地有常利山川原隰動植物産人事因之以為晨羞夕膳也經以

此繼庶人之孝用天之道分地之利之後若似乎言之重詞之複者何哉夫耕而食織而衣者黔庶之事戒休董威授時别土使不懈於耕織者司牧者之事也作課農桑而耕藉田尤教孝之大者故亦以類附焉

易井象傳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象傳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臣按君子以勞民勸相者勞謂勞來相猶助也井

之為義汲養而不窮君子以勞來之恩勤恤民隱

勸助百姓使有成功此則養而不窮也以井愈汲

愈生給養於人為義而建安丘氏以為君勞乎民

民助乎君古者井田之制取諸此然則百畝之田

五畝之宅相友相助乃所謂改邑不改井也

書舜典帝曰棄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穀

臣按周本紀后稷始生母欲棄之因名曰棄兒時

遊戲好種樹麻菽麻菽美及為成人遂好耕農相

地之宜宜穀者稼穡焉民皆法則之帝堯聞之舉棄為農師天下得其利有功封于邰其後公劉古公修其業至文武受命此生民之詩所為作也論者謂周家以農事開國故其祚最長得之矣舜即位之後咨牧之始即以食哉惟時發端惟是伯禹以司空宅百揆而次即以舊官申命棄然則宰相之下無過農官為急也當此時民豈復憂阻饑棄久於田正豈其怠於播穀而呼其名稱其官重相

警戒蓋唐虞重農桑之意如此

洪範次三曰農用八政

三八政一曰食

臣按虞九官周六卿之事備於八者之中八政惟食屬農而統言農用八政論其初則農務重穀以開其先而餘事可得而舉要其終則農於彼七政有交資也可弗勸哉

詩豳風（公劉居豳周公作詩陳其風俗以戒成王）七月（篇名）其一章曰七月（夏正

流火大火心星九月授衣一之日夏正十一月觱發風寒也二之日夏正十二月栗烈氣寒也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夏正正月于耜四之日夏正二月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餉田者田畯勸農之官至喜

二章曰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始溫和也有鳴倉庚黄鸝女執懿筐深美也遵彼微行小徑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蘩白蒿所以生蠶祁祁衆多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七章曰九月築場圃物生耕地爲圃物成築地爲場十月納禾稼黍稷

重穋先種後熟曰重音直容反後種先熟曰穋音六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聚也上入執宮邑居之宅功葺治之事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升也屋其始播百穀

朱善曰七月之詩以衣食為急而衣食所資以豫備為貴必以七月為首者三陰之月陰氣始盛故於是而豫為禦寒之備三陽之月陽氣始盛故於是而豫為治田之備先衣後食故以七月為首也大寒之候在于丑月而圖之於建申之時收成之候在於酉月

而慮之於建寅之日其為豫備可知若寒至而後索
衣饑至而後索食則其為計亦晚矣

臣按張栻曰周家建國自后稷以農事為務歷世
相傳其君子則重稼穡之事其室家則躬織紝之
勤相與咨嗟歎息服習乎艱難歌咏其勞苦此實
王業之根本如周公之告成王其見於詩有若七
月皆言農桑之候也其見於書有若無逸則欲其
知稼穡之艱難知小人之依也帝王所傳心法之

要端在乎此夫治常生於敬畏而亂常起於驕肆使為國者而每念乎稼穡之勞而其后妃又不忘乎織紝之事則心不存焉寡矣何者其必嚴恭朝夕而不敢怠也其必懷保小民而不敢康也其必思天下之饑寒之無告也是心常存則驕矜放肆何自而生豈不治之所由興也歟此栻在經筵進講之詞也豳風所云雖豳之民自營其衣食之計紀其耕織之候然其沐膏澤而詠勤苦由君上之

勸教使然故知豳先公重稼穡而君夫人亦躬織紝也由是而推之豳雅豳頌則有潔其粢盛祭服以致其報本之誠奉先之孝威儀品物中禮合度誠非驕矜放肆所自生也成王於是乎知稼穡之艱難小人之依矣抑臣又以為農桑之事意莫厚於豳詩而法莫備於周禮此皆祖宗以來所垂之典故所成之風俗因而播之為聲歌勸之於官守循之則治違之則亂戰於千畒而王師敗績婦休

蠶織而宗周以傾此周道之所以盛衰而後人於

成王則稱其念祖德于宣幽則謂之貪天禍也

禮記月令是月也孟春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王命布農事命田田畯也舍東郊皆修封疆審端徑步道術與遂同徑曰徑善相丘土之高者陵平而可陵阪阪而不平險水之行者使原廣平隰下濕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之田事既飭先定準直農乃不惑

臣按古者設田官以教民其人必特精于樹藝之

人所謂土地所宜五穀所殖非泛然農人之所習見聞者若黍之利高燥稌之利下濕之類是非農人之所惑也假于一井之内一夫所治其間更能精别土性何處宜黍何處宜稌早熟晩熟不失其利此所以必躬親教道使之無所疑惑也以豳國晩寒之地而黍稷重穋禾麻菽麥無所不種禾又兼稻黍苽粱之屬而言葢后稷之成法公劉所脩明而田畯遵奉之者也種樹之書秦所未焚後竟

失其傳而又無性之所好而特精于其理者其為

不能盡地理可勝道哉

是月也季春命野虞毋伐桑柘鳴鳩拂其羽戴勝織紝之鳥降若自天降于桑具備曲植籧筐皆蠶具后妃齊戒親東鄉重之也躬桑禁婦女毋觀不為容飾省婦使減其針線縫製之事以勸蠶事蠶事既登分繭分於衆婦之繅者稱絲效功以多寡為功之上下以共郊廟之服毋有敢惰

方慤曰野虞周官之山虞以主在野之事故曰野齊

戒則所以神明其事矣東鄉則以順時氣也以致曲而織故曰曲以取直而立故曰植籧則席之粗者筐則莒之方者凡此皆蠶具省婦使不煩以他役欲一意于蠶以勤其事而已蠶事既登者事畢而登比年之數也分繭所以使之繅稱繇所以效其功之多少以供郊廟之服無有敢惰敬之至也

臣按親耕以勸農親蠶以勸桑而御廩所入即供粢盛副褘所受即成祭服所謂天子諸侯非莫耕

也王后夫人非莫蠶也孝子之祭必夫婦親之也

三代以下千畝之耤時或舉行而親蠶之典則絕無而僅有卿大夫之妻視古之諸侯夫人而勤于蠶織亦鮮矣非惟怠于民事其于致孝鬼神之道亦莫之思也

郊特牲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為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

陳澔集說曰蜡祭八神先嗇（智足創物立于其先）一司嗇（因人成法

謹司其職。二農古之田畯。三郵表畷郵亭之舍造于標表田畔相連畷處田畯居之。四貓食田鼠。虎食田豕。五坊堤以蓄水障水。六水庸溝以受水洩水。七昆蟲螟蝗之屬。八伊耆氏堯也。索求索其神也。合猶閉也。閉藏之月萬物各已歸根復命。聖人欲報其人之有功者，故求索而享祭之也。

馬希孟曰：萬物之所以成者，神有以相其功于幽；民有以致其力於明。神有功以相其幽，則報之；民有力以致其明，則勞之。所謂百日之蜡，一日之澤是也。

臣按此即周官所謂國祭蜡則龡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也伊耆氏始為蜡故明堂位土鼓葦籥伊耆氏之樂也萬物無所不索享而八者于人為尤有功故以此八神為主物老則息之而田夫亦于是休息也息老物者報之息田夫者勞之于報之中而又有祈焉于勞之時而又將勤焉先王之用情忠厚而寓意深遠也以天子之尊而所祭者下逮於禽獸昆蟲之屬與黄冠野服之徒擊土鼓龡葦

禴相共為一日之樂若亦自勞其耘耔之時親行田畝與嘗麤糲至此亦得少休也作之于始息之于終易曰終則有始天行也息之日少而作之日多非息之也則道苦而何以鼓舞之以盡神非作之也則即安而何以振起之以更始此固聖人順天道物情之妙用故夫子以為子貢猶不足以知此也

周禮地官遂人王國之外二百里為六遂司徒不能遍教特設遂人分理凡治野以

下劑致甿以田里安甿以樂昏擾甿以土宜教甿稼穡以興耡利甿以時器勸甿以彊予任甿以土均平政

臣按大小司徒主六鄉皆言民而遂人獨變民言甿者鄭注以為異内外也此懵𡨋無知之人雖受一㕓及會致之以下劑為卒家任二人其外則為餘夫也對六鄉之中其家一人為正卒已下皆為羡卒而六遂之中但一正一羡以其遠而寛之故曰下劑也田者百畮之田里者五畮之宅耕桑有

地是以安也男女人之大欲故昏姻以時以順擾之黍稷穀麥土地高下異宜稼穡之事當是民自知之猶必教之者月令所謂農乃不惑也興耡之耡一讀為藉一讀為助皆謂興起其民令相佐助與民為利也時器農具耒耜錢鎛之屬以未可枚舉也家有餘夫復予之田是彊任之也政訓為征土均（司徒之屬）掌平均其稅也凡六遂之人但勸課其耕桑而不聞教之以德行道藝者豈先王降德于

衆庶兆民而獨外之乎先王之教法固升秀者于近而移愚者于遠也然而其力可任其情宜恤豈非以其懵冥無知也而黍稷稻麥之宜耒耜錢鎛之器猶當勸教之耶然其田里之安男女之樂猶夫人也生齒衆而力作敏猶夫人也苦會致之煩而畏賦稅之重猶夫人也先王豈以懵冥無知也而不為之經理督率哉

遂師分治六遂下夫人四人二人共三遂之事巡其稼穡而移用其民以救

其時事

鄭康成注曰移用其民使轉相助救時急事也四時耕耨斂艾芟地之宜晚早不同而有天期地澤風雨之急

賈公彦疏曰地之宜晚早不同者其地有宜早種早收晚種晚收故云早晚不同云有天期地澤風雨之急者山出雲雨大風有隧皆由天期而有故以天期為言此並須移用其民救其時事故并言之也

臣按此即所謂興鋤利甿也但遂師止自巡其所治耳以此知通力合作雖在一井之中而轉移救助則遂師別有調度也地澤或是水暴至毀隄防立須修築必藉衆力先王之勸農田救其急事慮之至詳故于遂人既當總理而于遂師又申明職守也

旅師主斂縣師所徵野之賦斂者也掌聚野之耡粟屋粟閒粟而用之以質劑致民平頒其興積施其惠散其利而均其政令

鄭康成注曰野謂遠郊之外也耡粟民相助作一井之中所出九夫之稅粟也屋粟民有田不耕所罰三夫之稅粟閒粟閒民無職事者所出一夫之征粟

賈公彦疏曰鄭讀而為若所聚之粟民有艱阨乃用之無則貯待凶年則若為不定之辭以質劑致民者所聚之粟擬凶年賑恤所輸入之人欲與之粟還按入稅者之人名會計多少以貸之簿書若市券有長短故云質劑也興是積聚之義均其政令者皆以國

服為之息亦如泉府凡民之貸者以國服為之息鄭彼注云以其國服事之稅而出息也

凡用粟春頒而秋斂之

賈公彥疏曰上經所云是貸而生利此經所云是直給不生利也官得舊易新民得濟其乏官民俱益也

臣按此二條之法見盛世上下相親惟恐小民當農作之時有所空乏以致不能盡力於田畒出粟貸之或收其國服之息或但以陳易新其間雖曰

平頒不得多少偏頗原非抑配鄭注而讀為若最有意見若者不定之辭必凶年民有艱厄乃用之如無凶年則貯以待雖凶年民之能自食者所弗强予所以按入税者之名而貸之者亦就願貸之家而會計其人之多少非家至而戸給之也其所貯貸之陳粟則但春頒秋斂無所取息故民間得與官府流通春耕夏耘得以善其田事此葢先王之世官得其人為旅師者亦公忠勤敏克勝其任

法既善而行之存乎其人者也王安石為鄞縣起隄堰決陂塘為水陸之利貸穀與民立息以償俾新陳相易邑人便之及知政事則行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之法天下騷然故知法制非不善而非其人亦不可行也抑臣反覆玩味于若之一字則通變宜民之道在行法者加之意焉安石之執拗蓋未之思此一字也

草人除草糞種之職掌土化之法以物地相其宜而為之種

鄭康成注曰土化之法化之使美若氾勝之術也以物地占其形色為之種黄白以種禾之屬

賈公彦疏曰化之使美者謂若騂剛色赤土剛用牛糞種煮取牛骨汁漬其種化騂剛之地使美也云若氾勝之屬也者漢時農書有數家氾勝為上故月令注亦引氾勝黄白以種禾也者鄭依孝經緯援神契而言也

臣按騂剛之屬凡有九等皆是化不美使之美如騂剛用牛赤緹縓色用羊之類此其術蓋漢時猶有

存者故鄭氏得引氾勝為証後之治民者不能留心農事為之講求術不傳矣

稻人掌稼下地

鄭康成注曰水澤之地種穀也謂之稼者有似嫁女相生

以瀦畜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瀉水以涉揚其芟作田

鄭康成注曰偃瀦者畜流水之陂也防瀦旁隄也遂

田首受水小溝也列田之畦畤也澮田尾去水大溝作猶治也開遂舍水于列中因涉之揚去前年所芟之草而治田種稻

凡稼澤夏以水殄草而芟夷之病絶也也

鄭康成注曰將以澤地為稼者必于夏六月之時以水病絶草之後生者至秋水涸芟之明年乃稼澤草所生種之芒種

鄭司農云澤草之所生其地可種芒種芒種稻麥也

臣按此條專言水澤之地宜于種稻而先鄭引春秋傳楚蒍掩書土田法以授子木之事彼云町原防規偃豬是楚之惡地有防豬之法與此防偃同而又須殄絕水草芟之至明年乃稼則知本是水澤未嘗為稼令以防豬畜洩之為新田也稻田之利于農最溥規防偃豬宜令有司經紀時脩其廢壞毋令已治之田風雨暴至遂成巨浸則亦勸農之要務也

秋官司寇薙_{音替}氏掌薙五地之草以待耕種者 掌殺草春始生而萌之夏日至而夷之秋繩_{音孕}而芟之冬日至而耜之若欲其化也則以水火變之掌凡殺草之政令

鄭康成注曰謂以火燒其所芟萌之草已而水之則其土亦和美矣

臣按疏此薙人所掌治地從春至冬亦一年之事後年乃可種也此亦是開墾荒地為新田或即所謂一易再易之地漢趙過傚其法為代田者也

以上課農桑

御定孝經衍義卷二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孝經衍義卷三十至三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羅錦森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録監生臣江長鎧

御定孝經衍義卷三十

天子之孝

課農桑

漢文帝二年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令親率羣臣農以勸之其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

臣按漢孝文時民近戰國多背本趍末帝屢下詔言

農者天下之本感賈誼之言躬耕以勸百姓晁錯復言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欲民務農在于貴粟帝從之其後務敦農業百姓充實景元年制郡國或地磽陿無所農桑或地饒廣薦草莽議民徙寛大地聽之令郡國務勸農桑益種樹可得衣食物武帝末年悔征伐之事下詔務在力農以趙過為搜粟都尉行代田之法用力少而得穀多至孝昭時流民少還田野開闢孝宣地節三年詔流民還歸者假公田貸種

食孝元初元元年以郡國公田苑振業貧民江海陂
湖園池屬少府者以假貧民勿租賦建昭五年詔
方春農桑興百姓戮力自盡之時也故是月勞農勸
桑無使後時孝成陽朔四年詔洪範八政以食為首
方東作時其令二千石勉勸農桑出入阡陌致勞來
之因循致哀平之世及莽篡位紛紛置勸農之丞嚴
受田之制人民反以失業海內日以凋弊略舉西京
諸帝勸農之詔其時之盛衰得失亦可考而自是而

後葢可知矣惟其發于至誠惻怛之意其臣奉行無敢不盡力者則亦旋至立效如其不然則雖勸農使者冠葢相望結轍于道亦無益也

鼂錯言於上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餓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為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無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内為一土地人民之衆不減湯禹加以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

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夫寒之于衣不待輕煖饑之于食不待甘旨饑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饑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父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于農桑薄賦歛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

臣按錯言聖王所以衣食天下之民在于勸課有道蓋逐末者多則地有餘利民有餘力至于末業

之民亦有居奇而累鉅萬者亦有折閱而成游惰者此其人身不能耕妻不能織饑寒切身不顧廉恥而其富人亦必驕淫踰制聖上抑末崇本于農則時有蠲除而商賈之子孫不得仕宦為吏以是故也

武帝征和四年以趙過為搜粟都尉過能為代田其耕耘田器皆有便巧以教民用力少而得穀多民皆便之

司馬光曰天下信未嘗無士也武帝好四裔之功而

勇鋭輕死之士充滿朝廷闢土廣地無不如意及後息民重農而趙過之儔教民耕耘亦被其利此一君之身趣好殊別而士輒應之誠使武帝秉三王之量以興三周之治其無三代之臣乎

臣按代田者班志一畝三甽歲代處師古曰代易也即周禮一易再易三易之義武帝末年悔征伐之事詔以方今之務在于力農而其封丞相侯曰富民則所以深陳既往之失者既非空言矣過以

能教民耕耘而爲捘粟都尉則非前此桑弘羊爲捘粟都尉之比也而千秋一言寤主乃在人父子之閒帝緣此自悔所爲狂悖曰髙廟神靈使公教我公當遂爲吾輔佐緣此遂棄輪臺下令止擅賦力本農此其哀痛惻怛之誠由其歸來望思之心而念及于天下之老弱孤獨無所文飾强假宜天下之士應之者之速也

吳徐知誥爲淮安帥以宋齊丘爲謀主先是吳有丁口

錢又計畝輸錢民甚病之齊丘以為錢非耕桑所得使民輸錢是教之棄本逐末也請蠲人口錢自餘税悉收穀帛紬絹匹值千錢者税三十知誥從之由是曠土盡闢國以富强

洪邁容齋隨筆曰自用兵以來民間以見錢紐納税直既為不堪然于其中所謂和買折帛尤為名不正而斂最重偶閲大中祥符閒太常博士許載著吳唐拾遺録所載多諸書未有者其勸農桑一篇正云吳

順義年中差官興販簿定租稅厥田上上者每一項稅錢二貫一百文中田一頃稅錢一貫八百下田一頃千五百皆足陌見錢如見錢不足許依市賈折以金銀并計丁口課調亦科錢宋齊丘時為員外郎上策乙虛擡時價而折紬絹綿本色曰江淮之地唐季以來戰爭之所今兵革乍息黎氓始安而必率以見錢折以金銀此非民耕鑿可得也必興販以求之是為教民棄本逐末耳是時絹每疋市價五百文紬六

百文綿每兩十五文齊丘請絹每匹擡為一貫七百細為二貫四百綿為四十文皆足錢丁口課調亦請蠲除朝議喧然沮之謂虧損官錢萬數不少齊丘致書于徐知誥曰明公總百官理大國督民見錢與金銀求國富庶所謂擁篲救火挠水求清欲火滅水清可得乎徐知誥得書曰此勸農上策也即行之自是不十年間野無閑田桑無隙地自吳變唐自唐歸宋民到于今受其賜齊丘之事美矣徐知誥亟聽而行

之可謂賢輔相而九國志齊丘傳略不書資治通鑑亦佚此事今故備録之

臣按經言庶人之孝惟用天道分地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而已疏云庶人孝行曰畜以畜養為義言能躬耕力農以養其親也然而始終成就之者在于天子故天子孝曰就假使戰鬭不休棄穡弗務展轉溝壑之中雖有養父母之心無可奈何矣今觀齊丘之為知誥畫策者尚知以農事為兢兢不然

則朝不及夕之道也馬端臨曰五季雜亂之時世主所尚者用兵爭強而已其間唐明宗周世宗粗為有志于愛民重農者有如農務未開而受理詞訟徵科既足而追會科斂皆官吏奸貪之情為閭里隱微之害而天成顯德之詔敕丁寧禁切之于使之有餘力餘財則民自趨其事自勸其功雖均田之圖可弗賜度田之使可弗遣也民生于勤勤則不匱節以制度則不傷財民富由于勤且節則

民貧由于惰且侈易知也大司徒之保息六貧窮者固所當賑恤而富者亦所當安如必欲抑富以益貧則是所謂磨其厚而等其薄薄者未巳而厚者先穿也周世宗之欲定均田租而度田之使俱未稱宋祖繼之欲究其弊精擇常叅官分詣諸州究亦無補君子勞民勸相之道當亦不在于泥古者也

宋太宗務興農事直史館陳靖言先王之欲厚生民莫

先于積穀而務農鹽鐵榷酤斯為末矣按天下土田除江淮湖湘兩浙隴蜀河東諸路地里夐遠雖加勸督未遽獲利今京畿周環二十二州幅員數千里地之墾者十纔二三税之入者又十無五六復有匿里舍而稱逃亡棄耕農而事游惰賦額歲減國用不充詔書累下許民復業蠲其租調寛以歲時然鄉縣擾之每一户歸業則刺報所由朝耕尺寸之田暮入差徭之籍追胥責問繼踵而來雖蒙蠲其常租實無補于捐瘠況民之流徙

始由貧困或避私債或逃公稅及旣亡逌則鄉里檢其資財至于室廬什器桑棗材木減計其值或里胥用以輸稅或債主取以償逋生計蕩然泛無所詣以茲浮蕩絕意歸耕如受以閑曠之田廣募游惰誘之耕墾未計賦租許令別置版圖便宜行事酌民力豐寡農畝肥磽均配督課令其不倦其逃民歸業丁口受田煩碎之事並取大司農裁決耕桑之外令益樹雜木蔬菓孳畜羊犬雞豚給授桑土潛擬井田營造室居使立保伍養生

送死之具慶弔問遺之資並立條制俟至三五年間生計成立即計户定征量田輸税若民力不足官借糴錢或以市餱糧或以營耕具凡此給授委于司農比及秋成乃令償直依時價折納以其成數關白户部帝覽之喜詔靖條奏以聞靖又言逃民復業及浮客請佃者委農官勘驗以給授田土收附版籍州縣未得議其差役乏糧種牛者令司農以官錢給借其田制為三品以膏沃而無水旱之患者為上品雖沃壤而有水旱之患埆瘠

而無水旱之慮者為中品既堉瘠復患于水旱者為下品上田人受百畝中田百五十畝下田二百畝並五年後收其租亦只計百畝十收其三一家有三丁者請加受田如丁數五丁者從三丁之制七丁者給五丁十丁給七丁至二十三十丁者以十丁為限若寛鄉田多即委農官裁度以賦之其室廬蔬韭及梨棗榆柳種藝之地每戶十丁者給百五十畝七丁者百畝五丁者七十畝三丁者五十畝不及三丁者三十畝除桑功五年後

計其租餘悉蠲其稅宰相呂端謂靖所立田制多改舊法又大費資用以其狀付有司詔鹽鐵使陳恕等共議請如靖奏乃以靖為京西勸農使按行陳許蔡潁襄唐鄧汝等州勸民墾田以大理寺丞皇甫選光祿寺丞何亮副之選亮上言功難成願罷其事帝志在勉農猶詔靖經度未幾三司以費官錢數多萬一水旱恐致散失事遂寢

薛應旂曰陳靖之言募民墾荒給以牛種亦不為無見若今之濟上七十二泉所經西北涼原涇渭並流

諸處予嘗親歷而感歎者屢矣使有西門豹鄭國其人豈不成沃壤哉若以為地寒不生五穀則蕞爾米脂(縣名)遍于沙漠何以遂有江南之稻耶奈甲可乙否世無百年之人而其勢卒不可為宜予陳靖託之空言也

臣按墾荒之法陳靖條析最詳然必有强固精敏之人久于其職巡行郡縣經度其宜其間均配督課仍責令有司一稟科條從事尤當不惜官錢給

其耕具牛種亦不必拘新集之戶復業之民就令地著富民願僱募開墾者亦計口授田以是爲率其富民即爲團保者長三五年後量田輸稅亦一如新集之戶復業之民以此行之于陳許蔡潁襄鄧唐汝之間自是曠土游民相得兩利行之積歲坐致富强若使謀之計臣而但以散失官錢爲憂問之守令而反以詐增戶口塞責在朝廷未見後效可期而閭里先有包賠之累非但託之空言而

且反以厲民也

真宗大中祥符閒知袁州何蒙言本州二稅請以金折納上曰若是則盡廢耕農矣不許

臣按吳唐拾遺録所載租稅率以見錢如見錢不足許依市價折以金銀猶未必勒令以金銀為稅也而宋齊丘以為是乃教民棄本逐末今何蒙無故忽欲以金折納若從其請不特農桑自此而廢即錢法亦自此而廢長民者固不可以邀一事之

小忠而貽將來無窮之實禍也

程頤疏曰古者四民各有常職而農者十居八九故衣食易給而民無所困苦今京師浮民數逾百萬游手不可貲度觀其窮蹙辛苦孤貧疾病變詐巧僞以自求而常不足以生日益歲滋久將若何事已窮極非聖人能變而通之則無以免患豈可謂無可奈何而已哉此在酌古變今均多恤寡漸為之業以救之耳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

臣按宋人都汴陳許蔡潁襄鄧唐汝環之如陳靖募民開荒一法實能行之自可驅數十萬浮民使之業作也然而所都之地不一而所聚之勢恒然所謂變詐巧偽以自求而常不足以生者苟非司徒以教養歸之于比閭族黨州鄉之中則亦非泛然有所為均多恤寡之術若得廉能京兆撫馭有法使變詐巧偽之風日息而浮寄無所得食窮而反本于以云救亦什得伍也

神宗熙寧二年頒農田水利約束自是進計者紛然數年間諸路凡得廢田萬七百九十三處三十六萬一千一百七十八頃有奇而民給役勞擾

臣按王安石新法臣于周官旅師一條已論其概如謂必無可行之理則經術世務遂為兩事且因循苟且勸課無聞國勢必至貧弱但令官必得人人皆盡職行之一處而效推之天下可知如其但以治法則郡守春秋行縣觀風俗課農桑豈非美

事而暴吏乘時千騎五馬賓客廚傳重擾屬邑前代亦曾以為不便民而罷之者民之難與慮始事之所以鮮終豈不以是哉

廣州教授林勲上本政書十三篇言國朝兵農之政率因唐末之故今農貧而多失職兵驕而不可用是以饑民竄卒類為盜賊宜倣古井田之制使民一夫占田五十畝其有羨田之家毋得市田其無田與游惰末作者皆驅之使隷為農以耕田之羨者而雜紐錢穀以為十

一之稅宋二稅之數視增至七倍今本政之制每十六夫為一井提封百里為三千四百井率稅米五萬一千斛錢萬二千緡每井賦二兵馬一匹率為兵六千八百人馬三千四百匹歲取五之一以為上番之額以給征役無事則又分為四番以直官衛以給守衛是民凡三十五年而役使一遍也悉上則歲食米萬九千餘斛錢三千六百餘緡無事則減四分之三皆以一同之租稅供之匹婦之貢絹三尺綿一兩百里之縣歲收絹四千餘

匹綿三千四百觔非蠶鄉則布六尺麻二兩所收視絹綿率倍之行之十年則民之口筭官之酒酤與凡茶鹽香礬之榷皆可弛以予民其説甚備書奏以勲為桂州節度掌書記其後勲又獻比校書二篇大略為桂州地東西六百里南北五百里以古尺計之為方百里之國四十當墾田二百二十五萬二千八百頃有田夫二百四萬八千出米二十四萬八千斛禄卿大夫以下四千人禄兵三十萬人今桂州墾田約萬四十二頃丁二十

一萬六千六百一十五稅錢萬五千餘緡苗米五萬二百斛有奇州縣官不滿百員官兵五千一百人蓋土地荒蕪而游手末作之人衆是以地利多遺財用不足皆本政不修之故其後朱子甚愛其書陳亮亦曰此書考古驗今思慮周密世之為井田之學者無以加矣

臣按漢世去古未遠而董仲舒限田之議竟不能用師丹又建言于孝哀之世詔書須後（俟後命也）不行新莽更名天下田曰王田禁不得賣買民以大困

天下後世言井田者以是為鑒戒也荀悅漢紀以為井田之制不宜于人衆之時大亂之後田廣人寡方乃可為朱子極取其說故曰唐之口分世業是從魏晉積亂之極至元魏及北齊後周乘此機方做得而杜氏通典乃云雖有此制開元之季天寶以來法令弛壞兼并之弊有踰于漢成哀之間則勢固有無如何者也宋林勲所上政本書考驗周密諸儒稱之誠得其人為農田之吏俾其益畢

其精思酌古今之變推而行之以盡利則于務農重穀足食足兵之計豈無當哉惜乎未竟其用也

光宗紹熙元年臣僚言古者賦租出于民之所有不強其所無如稅絹出于蠶苗米出于耕是也今一倍折而為錢再倍折而為銀銀愈貴錢愈艱得穀愈不可售使民賤糶而貴折則大熟之歲反為民害願明詔州郡多取而多折者重寘于罰從之

臣按本色折色並徵此近世徵收定制也如使折

色一項必欲仍徵其帛其尺幅之廣狹修短精麤美惡驗視不勝其煩而姦弊叢生矣獨是本色決不可變為折色以致賤糶貴折重困農人也其折色只合盡數輸錢不但錢法流通而公私齎送亦可略用見錢交會但不應竟用空楮為弊耳近世之弊正坐穀賤傷農而泉流壅滯 臣故兩及之

朱熹知漳州會臣僚請行閩中經界詔監司條其事下郡熹初為泉之同安簿知閩中經界不行之害至是訪

問講求纖悉備至乃奏言經界最為民莫大之利紹興已推行處公私兩利獨泉漳汀未行臣不敢先一身之勞逸而後一州之利病切獨任其必可行也然必推擇官吏委任責成度量步畝筭計精確畫圖造帳費從官給隨產均稅特許過鄉通縣均紐庶幾百里之內輕重齊同今欲每畝隨九等高下定計產錢而合一州租稅錢米之數以產錢為母每文輸米幾何錢幾何止于一倉一庫受納既輸之後却視原額分隸為省計為職田為學糧

為常平各撥入諸倉庫版圖一定則民業有經矣但此法之行貧民下戶固所深喜然不能自達其情豪家猾吏實所不樂皆善為說辭以惑羣聽賢士大夫之喜安靜怨紛擾者又或不深察而望風沮却此則不能無慮

臣按朱熹奏行經界區處事宜共六條一推擇官吏果得其人則事克濟而民無擾一打量紐折筭計之法人所難曉乞給與中戶部行下格式印本照行事一里正里長書人紙札之費有以處之則

可舉行一乞特許㡯錢過鄉通縣均紐一諸色之
田散漫參錯難于檢計欲將見在土田隨九等高
下別定等則諸色税租錢米一槪均敷收納一荒
廢寺院田㡯出榜召人實封請買一時田業有歸
免向後官司賦税因循失陷此六條中前四條乃
是丁寧揆度求其至當不得其人不可行也其法
式不使人人共曉不可行也書人紙札之費不出于
官而以不肯之費重煩百姓不可行也隨畝均㡯

不許過鄉害多利少不可行也至于後二條于行經界中指言均平賦稅擯斥異議之意其慮事葢詳矣

以上課農桑

御定孝經衍義卷三十一

天子之孝

課農桑

藉田附

禮記月令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今謂之犂耜其銳而耒其柄也措之于參參乘保衣也介甲也之御間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藉天子三推三公五

推卿諸侯九推反執爵于太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

御命曰勞酒燕勞羣臣

臣按此論帝藉之禮與國語畧同鄭注以郊與祈穀為一祭據春秋左氏傳孟獻子曰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彼祈農事者則此祈穀也彼云郊而後耕此是祈穀之後即躬耕帝藉葢元日者上辛元辰者郊後吉日也天子所乘車上親載藉田之耒耜置之于車右與御者

之間明以勸農也以其供上帝之粢盛故曰帝以其借民之力而終之故曰藉

季秋之月乃命冢宰農事備收舉五穀之要藏帝藉之收于神倉祗敬必飭

臣按帝藉之收登之倉而神之葢以為神之賜也云爾以供粢盛奈何弗敬要之莫非敬親之心所推也

祭義君子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是以致其敬發

其情竭力從事以報其親不敢弗盡也是故昔者天子為藉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諸侯為藉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為醴酪粢盛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

臣按耕藉之義一以報親一以勸民身致其誠信所以報親貴賤皆有事于天下所以勸民王耕一發公三發卿九發大夫二十七發天子三推公五推卿諸侯九推貴賤耕發班次有差而庶人終畝

于此一舉之中而見皆有事于天下之義也然而隨季良之言民神之主也務其三時修其五教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于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則勸民乃以報親愛親是以愛人也

周禮甸師掌率其屬而耕耨王籍以時入之

臣按此即所謂藏之神倉者也蓋掌于甸師而領之冢宰矣

國語周語宣王即位不籍千畝虢文公（虢仲之後）諫曰不可

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共給於是乎在和協輯睦於是乎興財用蕃殖於是乎始敦厖純固於是乎成是故稷為大官古者大史順時覛（音脈視也）土陽癉（病也）憤（積也）盈土氣震發農祥（房星）晨正（立春之日晨中于午）日月底（音止至也）於天廟（營室）土乃脈（理也）發先時九日大史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陽氣俱烝（升也）土膏其動弗震（動也）弗渝（變也）脈其滿眚（脈滿氣結更為災病）穀乃不殖稷以告王曰史帥陽官以命我司事曰距今九日土其

俱動王其祇祓齋戒祓除監農不易不易物上之宜王乃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司空除壇於藉命農大夫咸戒農用先時五日瞽告有協風至王即齋宮百官御事各即其齋三日王乃淳沃也濯洗也饗醴飲醴酒及期鬱人掌祼器和鬱鬯以實彝薦鬯犧人掌供酒醴者薦醴王祼鬯饗醴皆所以自香潔乃行百吏庶民畢從及藉后稷監之膳夫農正陳藉禮大史贊王王敬從之王耕一墢音發一耜之墢班次也三之庶人終于千畝其后稷省功大史監之司徒省民大師監之畢宰夫

陳饗膳宰監之膳夫贊王王歆（饗也）大牢班嘗之庶人終食是日也瞽帥音官以省風土廩於藉東南（生長之處）鍾（聚也）而藏之而時布之于農稷則徧戒百姓紀農協（同也）功曰陰陽分布震雷出滯（蟄蟲）土不備墾辟（辠也）在司寇乃命其旅（衆也）曰徇（徇行）農師一之農正再之后稷三之司空四之司徒五之太保六之大師七之大史八之宗伯九之王則大徇（親行農也）耨穫亦如之民用（謂田器也）莫不震動恪恭於農脩其疆畔日服其鎛（音博鋤屬）不解於時財用不乏民用

和同是時也王事惟農是務無有求利於其官以干亂也
農功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故征則有威守則有財若
是乃能媚悅也于神而和于民矣則享祀時至而布施優
裕也

臣按藉田之禮莫詳于此

漢文帝二年春正月詔開藉田上親耕以率天下之民
詔曰夫農天下之本也其開藉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
粢盛民讁作縣官及貸種食未入入未備者皆赦之

後漢禮儀志正月始耕晝漏上水初納執事告祠先農已享耕時有司請行事就耕位天子三公九卿諸侯百官以次耕推數如周法力田種各耰訖有司告事畢是月命郡國守相皆勸民始耕漢舊儀曰先農即神農炎帝也祠以一太牢百官皆從立藉田倉置令丞

晉武帝泰始四年正月丁亥帝躬耕藉田于東郊詔曰近代以來耕藉田于數步之中空有慕古之名曾無供祀訓農之實而有百官車徒之費今循千畆之制當與

羣公卿士躬稼穡之艱難以帥先天下於東郊之南洛水之北帝御木輅以耕

宋元嘉二十一年將親耕先立春九日司空大司農京尹令尉度宮之辰地八里之外整制千畆中間阡陌立先農于中阡西陌南御耕壇於中阡東陌北將耕宿青幕於耕壇之上皇后帥六宮之人出種稑之種付藉田令耕日太祝令以一太牢祠先農如帝社儀孟春上辛後吉亥御乘耕根二蓋車駕蒼駟建青旂著通天冠青幘

青衮佩蒼玉藩王以下至六百石皆衣青唯三臺武衛不耕不改章服駕出如郊廟儀至藉田侍中跪奏至尊降車臨壇大司農跪奏先農已享請皇帝親耕太史贊曰皇帝三推三反於是羣臣以次耕王公及諸侯五推五反孤卿大夫七推七反士九推九反藉令率其屬耕竟畝灑種即擾禮畢乃班下州縣悉備其禮焉

魏道武帝天興三年春始躬耕藉田於平城南唐太宗貞觀三年正月親祭先農藉於千畝之甸

初議藉田方面所在給事中孔穎達曰禮天子藉田于南郊諸侯于東郊晉武帝猶于東南今于城東不合古禮帝曰禮緣人情何常之有虞書之平秩東作則堯舜敬授人時已在東矣又乘青輅載黛耜者所以順於春氣故知合在東方且朕見居少陽之地田於東郊蓋其宜也於是遂定自後每歲常令有司行事

玄宗開元二十三年正月親祀先農禮畢降至耕位侍中執耒太僕執轡上謂左右曰帝藉之禮古則三推朕

今九推庶人九穀之報也遂進耕五十餘步盡壠乃止耕畢還齋宫大赦侍耕執斗官皆加級賜帛其年十一月親祀神農于東郊以后稷配親耕耒耜而九推焉

宋太宗雍熙四年九月詔以來年正月有事於郊行籍田之禮令所司詳定儀注以聞毋致煩勞務遵典故

端拱元年正月十五日帝齋于乾元殿翌日鑾駕出宫備大駕鹵簿於丹鳳門外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執圭乘玉輅赴東郊行宫齋宿十七日未明三刻帝服衮冕執

鎮圭親饗神農氏于壇上以后稷氏配禮畢次詣耕籍位行三推禮有司板奏禮畢帝顧謂侍臣曰朕志在勸農恨不能終千畝豈止于三推爲限乎遂耕數十步侍臣固請乃止又御觀耕臺南向坐觀公王耕耕訖侍中奏禮畢解嚴還行宫百官稱賀帝改御大輦服通天冠絳紗袍鼓吹振作而還御乾元門肆赦改元文武遞進官有差

仁宗明道二年二月十一日帝親耕籍田禮儀准端拱

之制微有增損

詔藉田青城及壇壝所占或先有民家塋塚府縣不得因兹吏刻宜權用簡曲遮蔽以便行禮

大禮使言藉田禮希曠已久比聞修舉内外翹屬况親屈萬乘勸農力本伏請下有司令通諭參近村農侯御耕日特許父老鄉民觀望盛禮勿令呵止從之

臣按藉田之制自漢以後相因而以時舉之其大略如此要之不惟其文惟其實蓋一禮也而敬天

勸民事親之道備必實有祗敬之心以帥先而將事斯神降之福親受其饗而民亦莫不用勸不然則晉武所云空有慕古之名與百官車徒之費者也至其儀文小有損益則有司存亦可考而知焉

以上課農桑藉田附

御定孝經衍義卷三十一

御定孝經衍義卷三十二

天子之孝

薄税斂

臣按古之君天下者非以一人肆于民上也凡以子萬民而已是故其幼者上所長也其老者上所養也其壯者百畝之田五畝之宅上所授也取民不過什一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上所制也凡以

盡乎父母斯民之道而已矣以父母之愛其子而莫不欲其富而場圃之隙敎以種瓜壺屋廬之隙敎之樹桑梓至纎至悉也以子之愛其父母而不敢有私財故其出賦役以供其上者有餘則取不足則與無必取盈無恒竭作不私山海不征關市此薄税斂之大都也欲民之生聚如欲其子之衆多故有生齒之版孤終之恊而戸口之數重焉欲民之賢能如欲其子之材美故五家之比即有下

士府史胥徒與之同祿而職役之義昉焉博愛之實莫大于薄稅斂矣戶口也職役也則又推恩百姓之所最先者連而及之義始備云

易損卦名

程頤傳曰損上而益于下則為益取下而益于上則為損在人上者施其澤以及下則益也取其下以自厚則損也譬諸壘土損于上以培厚其基本則上下安固矣豈非益乎取于下以增上之高則危墜至矣

豈非損乎故損者損下益上之義益則反是

益 卦名 彖傳曰益損上益下民說無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

臣按二卦之損剛益柔一也而損下為損損上為益者掊克聚斂于下則有損于上終無益也蠲租給復于上實無損而所益于民者多矣此是純王之政中正無頗故曰大光葢雲雷晦昧則屯膏不施風雷鼓動則天道下濟而光明也

書禹貢厥田惟中下厥賦貞貞正也君天下者以薄賦為正

臣按大禹定田賦俱分九等冀賦上上錯田中中青田上下賦中上徐田上中賦中中揚田下下賦下上上錯荆田下中賦上下豫田中上賦錯上中梁田下上賦下中三錯雍田上上賦中下獨兖賦不言下下而言貞知聖王固以薄賦為正也夫六府孔脩庶土交正當時之定賦豈復有不出于至正者然必下下而後先王之心始以為萬世無弊

之道也故曰貞也于此見不欲重斂以傷民即其不敢惡于人之一念之所推故于財賦曰底慎慎即經言不敢之實心實事也無逸亦言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曰不敢曰惟正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詩魏風碩鼠篇名其一章曰碩大也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小序曰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于民不脩其政也

臣按張栻以為上失其道國人疾之欲去未忍而著之于詩聖人所以取之也為民上者念賦斂之重實驅土著之民散之四方則民情可畏思其不忍竟去而作詩告哀則又可憫也施取其厚斂從其簿有不式歌且舞哉

檜風隰有萇楚篇名其一章曰隰有萇楚草名弱猗儺柔順莖引蔓

貌其枝夭少好之沃沃光澤樂子之無知
貌　　　　貌　　　貌

輔廣曰人之有知所以為萬物之靈也有室有家所以異于物也今也政煩賦重不堪其苦反嘆不如物之無知無憂焉則不樂其生甚矣何為使之至此極哉為人牧者宜有所覺矣

臣按檜國之民政煩賦重不自聊生偶見平澤中萇楚引蔓草間雖弱不成樹而有華有實猗儺其枝順沃沃其光澤若正以無知無慮而有自得之

意故呼而謂之以不如子之樂也人情無聊賴至于向非可告語之物而作親朋相對之狀則誠如癡如夢不自知其所云矣詩人蓋亦繪流民之圖也

小雅大東篇名其一章曰有饛簋飧饛滿簋貌飧熟食也有捄棘匕捄曲貌匕所以載鼎肉而升于俎周道如砥砥礪石言其平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睠言顧之潸焉出涕

朱熹集傳曰序以為東國困于役而傷于財譚大夫

作此以告病

二章曰小東大東杼（以持緯）柚（以受經）其空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公子行彼周行既往既來使我心疚

鄭康成注曰小也大也謂賦斂之多少小亦于東大亦于東言其政偏譚無他貨惟絲麻爾今盡杼柚不織作也

三章曰有冽（寒意）氿（音軌）泉（側出曰氿泉）無浸穫（艾也）薪契契（憂苦也）寤歎哀我憚（病也）人薪是穫薪尚可載也哀我憚人亦

可息也

蘇轍曰薪已穫矣而復漬之則腐民已勞矣而復事之則病故已艾則庶其載而畜之已勞則庶其息而安之

四章曰東人之子職（主也）勞不來（音賚）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羆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試

鄭康成注曰東人勞苦而不見謂勤京師人衣服鮮潔而逸豫言王政偏甚也

五章曰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鞙鞙佩璲不以其長維天有漢天河監亦有光跂彼織女三星在漢旁跂然如隅終日七襄終一晝歷七次

輔廣曰侯邦供王賦役固其職也然為王者當有以體恤之不敢易而輕用之可也觀禹貢之底慎財賦無逸之惟正之供則必不至于易視而輕用之矣今也東國財力俱困而餽西人以酒則視之曾不如漿與之以鞙然之佩則視之曾不以為長易視之如此

則輕用之必矣此東國之所以怨病而愬之于天也

大東曰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睆明星貌彼牽牛星名不以服駕也箱車內容物之處東有啟明西有長庚皆金星也朝在東先日而出暮在西後日而入有捄天畢星名狀如掩兎之畢載施之行行列也

朱熹集傳曰至是則知天亦無若我何矣

歐陽修曰雖有織女不能為我織而成章雖有牽牛不能為我駕車而輸物雖有啟明長庚不能助日為晝俾我營作雖有天畢不能為我掩捕鳥獸

七章曰維南有箕星名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星名不可以挹酒漿維南有箕載翕其舌引也維北有斗西柄之揭箕其踵似箕且有舌斗其方如斗且有柄箕四星二為踵二為舌踵狹而舌廣故曰翕斗四星為斗三星為柄

朱熹集傳曰言南箕既不可以簸揚糠粃北斗既不可以挹酌酒漿而箕引其舌反若有所吞噬斗西揭其柄反若有所挹取于東是天非徒無若我何乃亦若助西人而見困甚怨之詞也

臣按正義作大東之詩者刺亂也時東方之國偏

于賦役而損傷于民財此譚之大夫作是詩告于王言已國之病困焉甚矣其詞之怨也夫以蕩然大道砥矢之平直豈令不如古乎昔之君子小人行此視此安車徐步惟意所適令也顧之而出涕者税斂之重轉輸之煩以困頻抑鬱之情而行于常所經歴之地反謂其崎嶇迴曲也此何以故王室之賦政不均無小無大皆取于東方諸侯之國蕞爾譚無他財物生焉悉索絲麻以為貢篚至于杼柚廢其織作何其

取之盡耶公子國之貴臣而以夏之葛屨履行于曉
霜之中往來者屢足寒傷心則不但隕涕而遂至于
病矣因言擭薪不可浸勞人不可極庶幾乎載薪而
歸勿使腐敗輕其稅斂俾得休息也篇中惟此乃正
告之之辭而下章言不能然也我之轉餫來此雖甚
勤苦不蒙慰勞而京師之人粲粲然鮮盛其衣服曾
不念東諸侯之杼柚其空也舟楫之人而熊羆之裘
毋怪乎公子而葛屨履霜也彼舟人之富當由王

寵群小得志其氣驕溢酒之饋而不以為槩佩之
鞙鞙而不以為長東人之出之也甚艱旣殫其力
矣西人之視之也甚賤曾莫之省焉夫百姓之困
于供億久矣酒非介壽之凍醪也睃民之膏澤也
佩非春蠶之繭絲也其詰屈之迴腸也王者子愛
百姓以天下為一家東人之子西人之子又奚擇
焉而賦政之偏若此哉司馬遷曰天者人之始也
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

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譚之大夫以為于此之時父子不相顧王者天下之大父母已之所以病王實使然則告之亦無益矣此其所以呼天而訴之也彼河漢之耿耿則不能如日月之照臨而織女之不成章則固無以為衣褐牛不服箱則又無以任輸載有啟導日明之星而無以度幽憂之長夜有增長續日之星而無以成舒長之化日天畢之行列曾無掩兎田器之畢所以掩兎載肉祭器

之畢助載鼎實之功箕斗之虚名又無簸揚挹𣂏之實明

明上天爛然星陳無一可以甦東方之困者旁皇

諦審箕斗之形成于舌柄舌大張而翕合吞噬之

狀可畏柄在西而挹取于東之意可危如此而仰

愬之不反逢其怒乎告王呼天總無益也詩人之

怨至于此為民父母而征求無藝掊克彊禦取之

盡錙銖用之如泥沙怨咨之聲至于窮變極態而

曾不聽聞將何以奉先人之宗廟乎此周轍之所

以遂東也臣於此詩敢酌取漢唐宋儒註釋之精
者聯合七章之義以附于後焉

大雅召旻篇名其一章曰旻天謂王也疾威猶急也天篤厚也降喪
瘨病也我饑饉民卒盡也流亡我居國中圉邊境卒荒

臣按正義召旻詩者周卿士凡國之伯所作以刺
幽王大壞也急者行之必速之辭厚者為之加重
之稱正孟子所謂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
子離者也惟賦稅之苛急與重等故寬仁之政緩

與輕同凡伯之刺幽王首以疾威爲歎由其急而愈見其重也夫以饑饉薦臻則必有稽逋積負而并徵于一時則愈急流亡不復則必有絶户賠丁而責成于土著則愈重居邑邊圉盡皆逃散而國爲空國矣葢大東之所怨者偏故王室猶有富人焉凡伯之所刺者急故昔之富者亦若是之病也偏則未有不至于急者故取民之制貴得其平歟

周禮天官冢宰太宰之職以九賦斂財賄一曰邦中之

賦二曰四郊之賦三曰邦甸之賦四曰家削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七曰關市之賦八曰山澤之賦九曰幣餘之賦

鄭康成注曰財泉穀也賦口率出錢也令之算泉民或謂之賦此其舊名歟鄉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遂師之職亦曰以徵其財征皆謂此賦也邦中在城郭者四郊去國百里邦甸二

百里家削三百里邦縣四百里邦都五百里此平民也關市山澤謂占會百物幣餘謂占賣國中之斥幣皆末作當增賦者若今賈人倍算矣自邦中至幣餘各入其所有穀物以當賦泉之數每處為一書所待異也

賈公彥正義曰此九賦所得財物給九式之用是所待異也

臣按口率出泉之法恐非周公舊文也且文王之

治岐也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而此則關以貨出入有稅物市若泉府廛布總布之等亦有稅物民入山澤取財亦有稅則征而有禁矣然考之載師林衡澤虞丱人牧人咢人所掌皆同或其中不無附會之處當以孟子為正也此以賦對貢而言王國者自稅之侯國內得民之稅大國貢半次三之一小四之一市取當國所出美物以貢也若禹貢之厥篚厥貢是矣九式中有工事匑秣二式當亦

以給丘乘之車甲馬牛先王以農為本故計口出泉而末作者增賦魯哀公以口率出泉為不給而復計田使之出泉則農重困而末作者不在此數胡氏所以有幸免之說也

地官司徒載師載事也主掌任土之法任其力勢所能生育且以制貢賦也以物地事物色之以知其所宜之事授地職授農牧虞衡使職之而待其政令以廛里民居之區域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致仕者之家所受田士田圭田賈田賈人之家所受田任近郊之地以官

田（庶人在官者其家所受田也）牛田（牛人之家所受田）賞田（賞賜之田）牧田（牧人之家所受田）任遠郊之地以公邑（六遂餘地天子使大夫治之如州長縣正也）之田任甸地以家邑（大夫采地）之田任稍地以小都（卿之采地）之田任縣地以大都（公之采地王子所食邑）之田任畺（居良反）地（王畿界也）凡任地國宅（官府治處）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惟漆林之征二十而五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以時徵其賦

臣按此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也輕近而重遠者近城者給公家役使多故于稅上輕遠城者役少故于稅上重惟近郊之內止什一也園是二畝半宅在田者廛是二畝半宅在國中者鄭以為廛無穀園少利也特重于漆林之征者自然所生力作少而取利重故于四分之中而稅其一里布屋粟夫家之征皆所以勸民植桑麻就田業也此或有田宅而荒蕪或間無職事之人乃三倍而

孟子廛無夫里之布為一條也胡安國用田賦傳引此及漆林之征以明先王重本抑末者如此以深罪哀公之計田而賦也布即口率出泉里布謂二十五家之泉也三夫為屋鄭謂罰以三家之稅夫空田不耕三倍其罰固宜爾耳不樹桑麻罰應輕等而反令出二十五家口泉者古之口率出泉也葢輕不至如漢之人出一百二十為算也閒民轉移執事之人既無常職而何以能出一夫百畆

之稅出一家士徒車輦給繇役耶若云特峻其罰以驅之耕桑耳又何以轉移執事亦在九職之中也疏以為其人性不營已業為閒民而好與人傭賃非止一家轉移為人執事以此為業故特困苦之也

均人主平土地之力政者掌均地政均地守均地職均人民牛馬車輦之力政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凶札

則無力政無財賦不收地守地職不均地政

鄭康成注曰政讀為征地征謂地守地職之税也地守衡虞之屬地職農圃之屬力征人民則治城郭涂巷溝渠牛馬車輦則轉輸委積之屬豐年人食四鬴之歳也人食三鬴為中歳人食二鬴為無歳歳無赢儲也公事也旬均也無力征恤其勞也無財賦恤其乏困也財賦九賦也不收山澤及地税亦不平計地税也非凶札之歳當收税乃均之耳

臣按讀均人之職而知周官之法度甚密而用之至寛也無力征是無力役也無財賦是無口泉也不收地守是蠲其租也不收地職是弛山澤與民也葢地税以用貢法之處言之若公田則亦無年矣不與于民也不言軍賦者師旅非常事也凶年之後恒多疾疫故凶札並言凶則民貧札則民病故于財力一無所取此條文義明白後世取民之制雖異于古實兼有力役口泉地税在其中古制

或賦泉或稅粟今則本色折色之異以古凖今則凡遇凶札吏不當分別何者當蠲除何者當征收也鄭訓公為事旬為均與王制相合葢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也唐制租庸調用人之力歲二十者豈誤以旬為旬日之旬耶且有有事而加役至三十日通正役為五十日者其厲民甚矣

春秋初稅畆宣公十五年

穀梁傳初者始也古者什一藉而不稅初稅畆非正

也古者三百步為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畮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初稅畮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畮十取一也以公之與民為已悉矣

三月作丘甲成公元年

左傳作丘甲紀重賦也

春用田賦哀公十二年

國語魯語季康子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

不對私于冉有曰求來汝不聞乎先王制土制其肥磽以為差也藉田謂稅也以力謂三十受田百畝二十受五十畝六十還田也而砥平也其遠邇近郊遠郊甸稍縣都之類賦里廛也以入計其利入而量其有無國宅園廛漆林之類任力徭役以夫以夫家為數也而議其老幼有復除于是乎有鰥寡孤疾亦議不役也有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其歲軍旅之歲收田一井出稯子紅切六百四十斛也禾秉十庾曰秉芻缶庾也米不是過也先王以為足足供用也若子季孫欲其法也則有周公之藉矣若欲犯法則苟而賦又何訪

焉

臣按稅畝丘甲田賦此春秋所紀用民財力之制每變加重而諸儒之說各有不同者也稅畝有二說以為是時民患上力役懈于公田公田之所入薄是以宣公履畝而稅未嘗加于什一之外但以其非古者藉民之力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之舊制是變法之始故譏之者左氏公羊穀梁三傳皆同何休范甯皆以為然而胡安

國本之者也以為公田之外又履其餘畝十收其一正哀公所謂二吾猶不足者始于杜預及徐邈穀梁注而朱熹哀公問有若章集註亦引此宣公税畝為説也大抵税畝以前説為是王制言古者公田藉而不税注言藉民力治公田美惡取乎此不税民之所自治孟子言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故朱熹亦言或但耕則通而耕收則各得其畝也今宣公自六年至此三遇螽災頻仍水旱是秋先

書僉而後書稅畝是逋行踏勘撿校荒熟擇其善者非復收公田之租矣依穀梁之說計之古者公田為居井竈葱韭盡取焉則公田中除去廬舍二十畝實在田祇八十畝今卻履畝而稅則是以八十畝而與百畝者通算已浮于十一之外而又煩瑣傷體故曰以公之與民為已悉矣以但收八十畝之入較之公于一井之中多入幾一十八畝也若謂變法之初遂至倍取于事理決不然矣丘甲

有三說以為四丘為甸賦車一乘每乘七十二人甲士三人凡二十五人為一甲本四丘共出三甲今作丘甲即一丘出一甲者諸儒之說多同而極主之者胡安國傳是也謂丘出甸賦者杜預是也謂農工各有職以事工甲非人人所能為今魯使丘民為之者公羊穀梁及何休也丘甲固當以胡傳為正而張治以為每甲士統步卒二十四人必無增甲而不增步之理古者于六十四井之中出

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四丘共出三甲今使一丘出一甲是于五百十二家之中而更取二十五人為兵但其或三甸而增一乘或每乘而增一甲則不得而定也若謂一丘十六井一百二十八家而使之出長轂一乘甲士步卒七十五人比甸之賦則頻加于常制三倍又必不然若公穀所謂則是使農夫造甲義無所承葢不足辯也

田賦有五說以為田主出粟而賦則于商賈之里

廛本收區域之征以備牛馬車乘此賦止于里廛而今并賦之田故譏之者胡傳據國語稷禾秉芻缶米之文也謂丘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匹牛三頭今别其田及家財各出此賦者杜預范甯之說也以為丘賦猶未足又以田賦之家出一人以為兵者陳傅良之說也以為井出丘賦者賈逵也謂田為一井之田賦者斂取其財物若漢家斂民賦以田為率者何休之說也五說惟胡傳以末

業幸免之說為得之以周禮九賦考之益信矣據廬陵李廉以為古之甸出一乘者但出此一乘七十五人觀春秋傳所載臨事而授甲授車則知馬牛之屬亦非丘甸所出蓋賦之區域官為之備臨事而授之民事已而還之官也豈以丘出一甲之後三甸當增一乘其車輦馬牛甲冑之屬里㕓之賦不足以供而又為是計田而斂取民財以充之歟蜀杜諤云別其田及家財各為此賦明是前此

田財通為一而此別為二乃是平增一培非更分別其有無而李廉但駁之以家財之有無難均未也經文明言用田賦正謂不當賦之于田耳如杜說則當云以財賦不當云以田賦也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甸出一乘一乘三甲士九四丘一甲古法本于五百一十二人中而出七十五人自丘甲之後一丘一甲于一百二十八人中而出七十五人今陳云家出一人則是五百

一十二人盡為兵于古法為七倍于成公時亦二倍也賈逵所謂一井之田而欲出十六井之賦則是視丘賦又增十六倍也皆必無之事也惟何氏言斂取民財以田為率者近之特未言此賦之當出于里廛耳胡傳于三事皆得其解獨于哀公所謂二吾不足者終屬游移于初税畝條則云譏宣公廢助法而用税其後作丘甲用田賦至于二猶不足是謂二在丘甲田賦之後未嘗謂税畝即取

二也于田賦乃云二猶不足故又以田賦其說前
後相違矣要之稅畝則取民之財者廢公田助法
少溢于什一之外然而變先王之制而作法于貪
後世因之有加無已丘甲則用民之力者加三之
一既已計丘而增兵矣田賦則又計田而出其財
正縁兵既增則取之于里廛者不給故也自此則
盡民之財竭民之力一倍古制矣經于稅畝之冬
書螽書饑于田賦之後曁書螽以為天道之必然

也夫子曰不度于禮而貪冒無厭則雖田賦將又不足明乎此非致足之術而必至于又不足者也故于稅畝書初丘甲初也田賦亦初也然不書初者誰生厲階其末有必不可以止者也故聖人慎乎其初也

大學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盧孝孫曰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小人導之也務絜矩者義也務財用者利也君子喻于義人主用君子則能絜矩矣小人喻于利人主用小人則不能絜矩矣此天下治亂之分也又曰財者天所生而民所欲事聚斂則失人心而干天怒故菑害並至菑由天降害自人作既已並至此時雖用君子亦晩矣無救于禍矣所謂狥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者此也

臣按君子小人義利理欲之辯即人心道心危微

之公也君子精義者也循理者也純乎道心者也
小人反是則專利縱欲而心之險陂側媚不可勝
言矣大學一書于誠意齊家平天下三章皆言好
惡葢君子小人之好惡不同自意之誠不誠始一
起念間近及于家遠及天下故胡炳文以為長國
家而務財用之小人即此閒居為不善之小人也
意有不誠已害自家心術他日用之為天下國家
害也必矣昔榮公好專利而周厲王說之以為卿

士苟良夫知其必敗幽王之時皇父用事興作不時田萊多荒故蕩之篇言曾是强禦曾是掊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又曰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小大近喪人尚乎由行十月之詩言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又曰爗爗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二王之用小人致菑害其成效大驗葢亦可觀矣善乎呂公著之言曰小人聚斂以佐

人主之欲而不知其終為害也賞其納忠而不知大不忠也嘉其任怨而不知怨歸于上也非誠意君子孰能早辨之哉朱子曰以此為防後世猶有用桑弘羊孔僅二人漢武帝用之宇文融楊慎矜二人唐玄宗用之陳京裴延齡二人唐德宗用之之徒以敗其國者

孟子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

臣按貢者以下奉上之名助者藉民之力夏則有

貢無助殷則有助無貢周人脩而兼用之故謂之徹楊氏所謂兼貢助而通力者是也但其所謂五十七十百畝者雖朱子亦嘗疑之大意以為先王疆理天下其溝涂畛域必經營久之而後定乃易代更制每有增加則其勞民動衆廢壞已成之業使民不得服其先疇煩擾已甚推考諸儒之說則有以夏氏民多一家僅得五十畝者有以古者民約田少而用足者又有以古尺大周尺小其實無

異者又有以洪水方平可耕之地少者惟元儒熊禾以為夏政寛簡一夫之地惟税五十畝殷政稍急一夫之地税七十畝周政理煩一夫之地通税所税之中皆什一臣以臆計之懐襄之後而民反多地平天成歷二代休養生息而民反少必無是理也古時民約田少用足容或有之然無以解于溝涂畛域之改更開塞也古尺周尺見于王制算之每步剩一尺二寸八分何緣周畮遂差一倍也

惟以熊氏之説合之洪水方平可耕之地少之説始為近之信南山詩言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周之疆理即禹之疆理也審矣惟其洪水之後地未盡墾故一夫百畮而一半起科或是其額已定如漢之令民半出田租也殷則科其七周則科其全惟其政尚寛簡故易代而後變也殷革夏命亦有不能一旦倍增之勢且公劉古公之于邠岐尚有隙地可遷則地亦有未墾者存

也歷周先公之勤民事文武周公之規畫無曠土無游民而後民始盡有百畝之利而公田因得竟畝而有年于鄉遂亦全科其稅粟也然則取民之制授田之法至周而始備也

載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

臣按周禮關市之征斷非先王遺制觀盈之生戰國時猶知什一為正供而關市當蠲征益可見矣但盈之目擊時艱不當待之來歲夫赴民之急如赴焚溺民旦暮號呼以望救而廟堂猶徐徐云爾溝中之瘠能久延視息待不可知之惠乎為盈之者誠知重斂困民當再三力請爭以去就乃明知其不可而姑因循目前此孟子所以譏其為攘也向使孟子見用于當時必能取民有制而關津之

地亦何至以禦暴者為暴重困商旅哉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

臣按饒魯曰家征是力役之征如今庶役夫征是粟米之征即百畝之稅如今輸租里布是布縷之征即五畝之宅之稅如今納絹據周禮鄭注布是計口出錢或如唐之非蠶鄉則輸銀也孟子之時不特廢古法而多取且有二征並用而致民之饑

者有三征並用而致民之逃者目擊心傷不暇與言
什一三旬及弛力薄征之事惟有緩之一說或不
至于逆耳布縷取之夏粟米取之秋力役取之冬
庶幾稍有以寬民之財恤民之力故朱熹以為兩
稅三限之法亦此意也但前代軍賦惟于師旅之
歲力征亦以歲為差後世兵民分而民歲出師旅之
賦也而楊炎又取大歷十三年應于賦歛之數併
而為兩稅則非止布縷粟米之征故陳植以為失

孟子之意

以上薄稅斂

御定孝經衍義卷三十二